

南斯拉夫的親俄「非法集團」事件

畢英賢

一 前言

今年九月十二日，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在斯洛文尼亞（Slovenia）的耶塞尼塞（Jesice）地方，對一批政治積極分子發表演說。在這篇講詞中，他提出了南斯拉夫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諸如，政治思想問題及物價上漲等。此外，他還透露一個事實，那就是，南斯拉夫政府曾逮捕了一批非法分子，這些人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黨」，而且曾經開了一次「代表大會」。

據報導，這些非法組織與蘇俄有聯繫，因此這個事件的發展會不會引起蘇俄與南斯拉夫關係再度絕裂像一九四八年一樣？或它對未來的俄南關係發生什麼影響？這些以及其他一些有關問題，是目前很多人感到興趣的問題。

順便簡要地提一下關於一九四八年俄南共絕裂的史實。一九四七年，蘇俄在東歐的聲勢已達顛峯狀態。此時，史達林更欲成立聯合公司，這個建議為南斯拉夫所拒。如果這個公司成立，蘇俄將可控制南斯拉夫的經濟。另一方面，蘇俄軍事顧問們堅持：南國游擊隊應按紅軍型態予以整編，讓駐在南斯拉夫的俄國人來處置喋喋不休的南斯拉夫知識分子。當然，這些要求亦不能為南共所接受。

一九四八年二月，狄托拒絕史達林召他赴莫斯科的敕令，使俄南關係更加惡化。六月廿六日共黨情報局決議，將南共逐出該組織。當時，史達林非常憤怒，他曾對黑魯曉夫說：「我如搖動我的手指，就不會有狄托了。他將垮台①。」事實上，史達林不僅搖動了手指，而且採取了經濟、政治及軍事手段對付南斯拉夫，宣佈南斯拉夫是蘇俄的敵人。在此情形下，南斯拉夫為了自存轉向西方，靠着西方的撐腰渡過蘇俄的威脅。

後來，經過黑魯曉夫及布里茲涅夫慢慢努力，俄南關係才恢復正常。

南斯拉夫的親俄「非法集團」事件

二 蘇俄對南斯拉夫的圖謀

目前，就蘇俄對外關係的重點論，有三種可能。其一，俄共頭目將面對東方；很多人依然相信，俄國不久會對中共實施核子攻擊。其二，他們將面對西方；尤其中共這麼宣傳說，目前俄共的主要目標是弱化西方。其三，蘇俄的主要目標既不在東方，也不在西方，而是對準南方。換句話說，在布里茲涅夫的對外政策中，下一個試圖將是恢復一九四八年以來蘇俄在東南歐洲離去的附庸，其中包括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而後者最為重要。蘇俄如能控制南斯拉夫，則羅馬尼亞將成為被蘇俄包圍之勢，阿爾巴尼亞更是伸手可及。一九七二年埃及拒絕了以亞歷山大港供蘇俄地中海艦隊使用，因此蘇俄對亞得里亞海越來越感興趣。

就理論上來說，蘇俄無論向東方與中共爭取共產世界領導權，或向西方與「資本主義」世界一爭長短，先鞏固自己的陣地是有必要的，先使俄共集團向心力加強是有必要的。更何況，發生了塞浦路斯新危機，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新矛盾，希臘退出北約組織加上狄托辭職或去世之可能，遂使蘇俄對巴爾幹作出新的評價。

零星的事件也可佐證前述的假定，茲列舉數則如下：

去年五月，一支加強的蘇俄連隊在匈牙利「迷了路」，越過一座無崗哨的橋樑進入了南斯拉夫地區。由於一個農業工人的告急，南斯拉夫軍隊方能在克羅地（Croatia）的瓦拉丁丁以南五公里的地方截住蘇俄人。這次俄軍「迷路」的目的在試驗南斯拉夫軍隊識別和阻截一個地方的進軍需要多長的時間②。

今年春，奧地利「輪廓」（Profil）週刊登出幾篇文章，透露了華沙公約侵犯南斯拉夫與奧地利戰略計劃的內容。透露這個消息的人是一九六八年從捷

克斯拉伐克逃往美國的賽納(Jan Sejna)少將，當時西方報刊稱他是從共產集團裏逃出來的最重要的軍事將領。他的消息或許過時，但奧地利與南斯拉夫並未掉以輕心。其中一個計劃叫做「多瑙河」，其目標是用閃電式戰爭佔領奧地利東部。另一個計劃是「北極星」，按照該計劃，當俄國進侵南斯拉夫時，先佔領奧地利東南部。這兩個應變計劃皆預定狄托去世或不能執行職務而引起南斯拉夫內部混亂時使用。至於，入侵中立國奧地利的藉口也不難找到，因為南斯拉夫法西斯恐怖組織烏斯托希(Ustashe)以奧國為基地向外活動③。

今夏，華沙公約最高軍事指揮官雅庫包夫斯基(Yakubovsky)元帥訪問羅馬尼亞，據羅馬尼亞傳出的消息說，其目的在向羅馬政府要求，在羅馬尼亞東端之黑海省境內讓出一條走廊給蘇俄。這樣，使蘇俄可以與其最忠誠的附庸保加利亞直接相聯，據云保共頗有成爲蘇俄加盟共和國之一的願望④。更甚於此者，一旦俄保相接，蘇俄軍隊將很容易駐紮於保南邊界，在南斯拉夫的北方蘇俄亦可陳兵匈南邊界，如果「多瑙河」與「北極星」計劃仍有可能，那麼南斯拉夫將面臨三面威脅。在此情勢下，一旦狄托去世，南共內閣，蘇俄的威脅性的形勢已足使南共懾服，由親俄南共分子起而組織親俄政府。當然，蘇俄的每一步驟能否順利達成是另一回事。

三 非法集團事件

就是這種形勢下，爆出了南斯拉夫非法集團事件。

這個組織發現在南斯拉夫之黑山(Montenegro)加盟共和國境內，該組織主張南斯拉夫重回蘇俄集團之內。四月間，這批親莫斯科分子在黑山境內開了一次秘密的代表大會；七月被捕。他們被逮捕的謠傳在南斯拉夫流傳已經很久，但南斯拉夫報刊對此事一直保持沉默。

到九月十二日，才由狄托親自宣佈。他說：「有人不重視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所提出來的缺點，我特別是指那些從事組織集團的人。到今天，還有人想聚集在那些人的周圍，那些人就是共黨情報局分子或自由主義者等等……共黨情報局分子甚至試圖組織一個黨，現在這些人，約有三十多名，正面臨審判。由於我們的首目無視與警覺不够，他們甚至成功地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當然，這個代表大會的狂想性多於現實性⑤。」

這個組織在南斯拉夫以外有大量的印刷品，而且選出了領導人物，其所

選出的書記是現在住在國外的「某一個人」。狄托所說的「某一個人」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倍羅維茲(Mileta Perovic)，他是一名反狄托分子，曾受到整肅，後來和達布察維茲(Vlado Dabcevic)一同逃出南斯拉夫，現住基輔。另一個可能就是達布維茲，在他逃出南斯拉夫之前曾坐了十年牢，現住比利時。如果倍羅維茲與此事件有關，那麼這個集團就可能含有相當的陰謀。蘇俄也許欲藉在南斯拉夫內部製造政變以威脅狄托，令其聽從蘇俄，諸如參加國際共黨會議或讓蘇俄海軍利用亞德里亞海南斯拉夫之諸海港。

他們所企圖設立的反狄托新黨，否定一九四八年七月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以來的一切措施與「成就」。非常明顯，他們的路線完全就是共黨情報局路線。他們批評狄托說，他完全偏離了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現行的每一件事皆應取銷，進而建立一個新黨、一個史達林主義的黨⑥。狄托宣告說，要嚴厲懲處這批人以警儆尤。

九月二十一日，南斯拉夫聯邦檢察院發表一份公報說，有關司法機關審判委員會對「三十二名非法集團成員所犯的結社反人民反國家的罪行進行的審訊業已結束」。公報說，該集團的目的在於從事反對南斯拉夫的「敵對活動」，其代表曾與在國外的從事反對南斯拉夫活動的分子有聯繫，從他們那裏接受任務和宣傳材料。在逮捕他們時，發現了大批內容敵對的宣傳材料和其他材料。「法院宣判二十九人嚴厲監禁二至十四年，三人監禁一年」。

四 蘇俄的反應

這一事件經過南斯拉夫當局公佈後，西方報刊紛紛加以評析，例如，「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奧地利的「每週新聞」等，皆認爲蘇俄通過一批住在蘇俄的南斯拉夫流亡分子控制這個新黨，蘇俄情報機構向這個組織提供指導和經費。甚至有一名蘇俄布爾格萊特使館的公使牽涉在內⑦。又據奧國的「新克隆報」(Neue Kronen Zeitung)說，有一支蘇俄的軍隊，白天隱藏在匈牙利的森林內，祇在夜間沿匈牙利的道路向東南方運動。該報說，毫無疑問，莫斯科在作進侵南斯拉夫的演習。面臨這些報導，俄共不得不打破沉默，發表聲明反駁。這個聲明是由塔斯社評論員龔查羅夫(V. Goncharov)以「挑撥離間者安靜不下來」爲題發表的⑧。

龔查羅夫說，西方報刊故意作歪曲和破壞性的報導，其目的在使「兄弟

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不和。他並說，反蘇分子在報導南斯拉夫反現行體制分子及其有關審判時，儘力利用「莫斯科之手」、「蘇俄威脅」等等誹謗之語，以迷惑世界輿論，玷污俄南友好關係，並儘可能使這關係惡化。

這個聲明雖然駁斥西方報導的不實，但並未清楚地否認俄共與南斯拉夫親史達林集團的干係。蘇俄於此時提出這種聲明，說明了它對此一事件是多麼敏感；其用意之一，似乎是警告這些分子，暫息活動。

南斯拉夫正式公布這個案子之前，曾數度向蘇俄提出抗議。

在今年七月，南共曾照會莫斯科說，有跡象顯示，蘇俄通過在西方的南斯拉夫流亡分子參與組織一個集團。八月，蘇俄駐南斯拉夫大使斯蒂派科夫（Vladimir Stepakov）拜訪副總統斯坦鮑立茲（Petar Stambolic）時，否認蘇俄對這一集團有任何干係。

九月初，狄托的親近助手卡吉留（Edvard Kardelj）訪問莫斯科，再度向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提出這個問題，而俄方的答覆是，莫斯科對此一非法集團毫無所知，也不會去援助它^⑧。

卡吉留九月十日回到布爾格萊特時，在機場發表聲明說，在他同布里茲涅夫的晤談中，曾檢討了「南蘇雙方交往關係的複雜性及有關我們合作的具體問題……」。兩天之後，狄托就親自公佈了這個「非法集團」的案件。按照被告之一，波斯科維茲（Branko Poskovic）的證言，蘇俄與這個集團確有關係；波斯科維茲是塞爾維亞的一名歷史教授，也是該集團的一名地方領袖。撇開任何佐證不談，僅從俄共的向外擴張的史實及一貫作風而言，俄共直接或間接地牽涉在這親史達林非法集團之內，並非全不可能。

五 結論

如果蘇俄共黨果真參與這種「反南斯拉夫」的「敵對行動」，會不會引起俄南關係的再度絕裂？按照目前情勢的推測，雙方因此事而翻臉的可能性不大。實際事態的發展也是如此。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懲處」捷克斯拉伐克事件是一個令人驚心的例子。因此，南斯拉夫不得不容忍一些，大事化小。

此外，南斯拉夫的內部問題頗多，除了全國性的經濟問題及地域性的民族主義問題外，在政治思想上亦頗分歧，國內有中央統制經濟官僚派、中央集權派、共黨情報局分子、民族主義者、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技術官僚等

，國外活動者則有「烏斯托希」、「巴爾幹游擊隊」（Chetnik）、「白衛隊」以及共黨情報局派分子。按照狄托自己的說法，「還有人想聚集在那些人的周圍」，尤其是「共黨情報局分子」及「自由主義者」的周圍。值得注意的是，親俄的共黨情報局分子在國內與國外皆有；而且它們有組織、有印刷、有領導、有外援。

目前，南斯拉夫之所以尚能維持其統一，執行其獨特的「社會主義自管」（Socialist Self-management）對內政策與「不結盟」的對外政策，大部份仰賴狄托個人的聲望。如今，狄托雖然尚算健康，但來日總算不多。因此，他個人也不像一九四八年那麼衝動，而穩健地維持一個與蘇俄不絕裂的關係，爭取時日解決內部問題，加強內部統一，以免他從舞台上消失時產生內部混亂授蘇俄可乘之機。

另一方面，俄共一方面以塔斯社反駁西方報導的方式以間接否認自身與此一非法集團的牽聯。此外，南斯拉夫業已正式接到其他一些共產國家的保證，它們將不再干預南斯拉夫的內部事務^⑩。十月三日南斯拉夫外交部對此事件作出聲明，這顯示，這一事件就此結束。俄南雙方亦已採取一些步驟，使人覺得俄南關係並未受這個事件的不良影響。

註⑧ N. Khrushchev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The New Leader", 1962, p. 48

註⑨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西德「世界報」（Die Welt）。

註⑩ 請參閱「東西文摘」（East-West Digest），一九七四年第十卷第八期第二九二—二九五頁。

註⑪ 請參閱倫敦「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第十二—十三頁。

註⑫ 布爾格萊特國內塞爾維爾—克羅地語廣播，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二日格林威治一九一三時播出。

註⑬ 見前註。

註⑭ 「國際先鋒論增報」，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註⑮ 俄「真理報」，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註⑯ 「國際先鋒論增報」，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

註⑰ 同⑯，一九七四年十月五、六日。